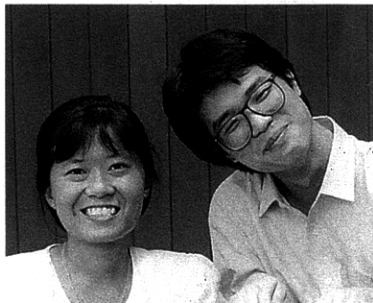


散文 佳作



林如慧、賴誠斌

出生：林：民國57年生

賴：民國57年生

學歷：林：輔大大傳畢

賴：輔大應心所博士班肄

創作理念

本文乃男性作者整理女性作者手稿所呈現之合作嘗試。

女性之夢，可能是另一種發聲的方式。用夢境寫日記，也紀錄了成長的思索。只是，要的還能更多！

招夢

祕密花園裡人影幢幢，竊竊私語。妳無須驚嚇，因為不是別人，只有自己。

一、

基於友誼，她去看了文哥和芬所屬的劇團。

那場地是一間咖啡店的中庭，台上台下沒有分界，不似劇，倒像生活。她從頭到尾目不轉睛地看著。戲演什麼一點都記不得，但她記得自己是多努力地去想，想那些演員白天的職業；會計、記者、鐵路局員工、幼稚園老師，但誰是誰真的連不起來，只看到他們像被瓶封的精靈，夜晚才能盡出放肆。他們那麼投入，好像就在宣稱與白天種種無關：要認識真的我，歡迎光臨夜裡中庭。

不管黑夜白天，她都不習慣這種投入，以至於她和這批人如此靠近時，激動地紅了眼眶。當芬的手勢像邀舞般伸向她又收回時，她不由自主地站起來朝芬走去，腦中同時想起多年前朋友在卡片上的字句：願對生命永不止息熱愛。

她像夢遊被叫醒，突然發現自己孤單地站在中庭，身處異地，肢體殘跛，不知行止。全場的人都驚異望著她，並等著她下一個動作。她環顧全場，暈了過去。

二、開個店吧

她夢見文哥的書店。一走進書店，只見他滿臉倦容，疲憊地

向她說，他熬夜將所有的書大搬風了。她往內一看，果真不得了，還多出個二樓。她走上樓到處轉來轉去，被又高又長，迷宮樣的書牆弄得有些暈眩。於是往下樓她最熟悉的那個角落走去，卻遍尋不到她的吳爾芙，入眼的全都是些她從沒見過的古怪文字。最後她終於找到心愛的吳爾芙，翻開裡面，全是空白。然後，她就嚇醒了。

有陣子逛書店時常感到暈眩，一面面的書牆似乎向她倒來，讓她幾乎無法呼吸，連腳步都變得沉重遲緩，似乎再寬敞舒適的空間也無法遁逃。有時覺得這是上天給她的懲罰，理由是她書架上那許多買而未看的書。她總是辯稱閱讀無用，甚至讓她更胡思亂想，買書倒是一種自我治療。後來發現另一種方式來治療這病態的治療方式，培養自己在文哥的書店坐一下午，不急著將書佔為己有了，倒像擁有整個書店。說也奇怪，這頭暈的毛病竟也慢慢好了。只是因久留文哥書店，迷上了店裡和書紙味雜混出的咖啡香氣，於是她迷上了咖啡。老要找一種方式來治另一種方式，脫不了疲累。

她大學畢了業，本科系的工作做過，非本科系的工作也做過，都覺得無意思，彷彿有更重要的事等著她做，於是她就等著。兩相互等，這麼幾年就過了；連婚姻也試過。她離開丈夫的那年，覺得好像應該做些什麼，惜別從前鼓勵未來皆有之。她向父親借了錢，和朋友合開了一家店，賣咖啡。

借貸、籌劃樣樣煩雜，一點都和開咖啡店浪漫的情懷連不上。她和合夥的朋友都是門外漢，從裝潢到杯盤樣樣得請教人，就是不知為何，突然覺得有力氣為自己做些什麼。只是咖啡店不是她一個人的，幾乎一開始她就處於棄守的形勢，讓朋友主導一切；這種事對她而言是再熟悉不過了。她冷靜地看著起起落落的業績，來來去去的員工，以及所有的紛擾。她小心地保持一種不輕易讓人看穿的距離，使自己可以隨時置身事外，隨時逃離的驅動姿勢。

有好長一段時間，記不得有多久了，每天中午在店裡忙過廚房，吃過媽媽為她準備的愛心便當後，小心地希望人氣散去，然後為自己煮一杯特製的拿鐵咖啡。加了很多牛奶以及綿密的泡泡，最後不忘再灑點肉桂粉，熟練且品質穩定良好。然後她會選一個客人較少的窗戶旁坐下，慢慢啜飲，享受自己經營出的領地。最好這時候只有她看店，那麼她會放中提琴和鋼琴交談的聲音，這就是她一天中最美好的時

光。

是啊，音樂，這一直是她駐店時最大的遺憾。她永遠無法隨意選擇她想播送的音樂。她總是顧慮這那的，合夥朋友的，店員的，客人的口味總會擋在前頭。只要店裡有他人，她就無法放心播放自己的音樂。況且她試過好多次，每次她偷偷放，總會在短時間內被換掉，捉賊似的。就連稍popular的馬友友也不可倖免。有次她甚至懷疑坐在角落那個偷偷拭淚的女孩，馬友友的Soul of The Tango恐怕要負部分責任。後來，她乾脆將所有自己的CD都帶回去，她想，這樣也好，省得每每看見心愛CD上的油漬或傷痕，總讓她心疼得近乎捉狂。後來，只有在特別的節日，像是耶誕節或情人節，她才會堅持播放NAT "KING" COLE的聲音；The very thought of you。無關乎品味或任性，只是有些聲音必須被聽見，她覺得這樣才對得起客人，以及自己。I am happy as a king。

不知從何時起，午後煮一杯香濃的咖啡成了一種儀式，標示著自己開店的真實性。由於無法承受的胃，使得儀式結束在煮好的那時候，並不能如願全程完成。

夏日時天氣炎熱難耐，窗外馬路上傳來的陣陣刺眼反光，襯出屋內截然不同的宜人氣候。她看著外頭的來往車輛，最後視線停留在一輛等綠燈的計程車，她彷彿看見他從車上開門而出，左右張望來往車輛，然後輕步穿過馬路，推開店門，一眼望見她，朝她走來，邊拉開椅子邊輕聲說：「怎麼放這種音樂？」那自若神情彷彿他不曾離開過。她閉起眼睛，深深吸一口氣，感覺全身每個細胞都呼吸著這樣的喜悅，然後慢慢加入些輕微的痛楚。這是她白日念他的方式，不常，但總是突如其來。

想來自己真不簡單，讓開咖啡店的夢想成真，又讓真實的咖啡店成了夢境之處。

開個店吧！可讓夢想和現實乳融折衷的陰陽魔界。

三、夢境私語

不知是否因為幾乎夜夜做夢，她竟鍛鍊成了做夢高手，做美夢時，醒來後可以重新回到夢中，就連惡夢也發展出好幾種脫困的方式。

有一招是小時候就會的，就是在夢裡不斷告訴自己是在做夢，然後強迫自己努

力醒過來，睜開眼睛後，撐個數十秒，等到惡夢完全離去後，再重新睡去。這招用最久，但缺點是成功率較低，經常是如此循環好幾回後，才會真正脫離惡夢，太累人了。還有常常會演變成夢中夢，即以為自己醒過來了，其實沒有。夢見自己半夜醒來，是挺嚇人的。

有一種夢是被追著跑的，不管被什麼追，人或怪物之類的，快被追到之際，她會及時飛起，非常輕盈地，一直向上，飛得很高很高。如果不小心往下墜，也會努力再度拉起升高，直到遠離險境。這種方式比較安全，而且在夜晚的城市中，獨自飛行，是不錯的體驗。

還有一種夢不知算不算惡夢，她寧可稱它為傷心之夢。夢裡會見到想見卻又見不著的人，過去的人，無緣的人，去世的人。這原本是好的，但往往伴隨著錐心之痛，甚至延續至醒來後的很久很久。她不知道要如何對付這種夢，通常醒來後，她會蒙頭再睡，希望能再回到夢中。

有時和朋友聊起自己的夢，說到次數的頻繁以及讓人越睡越累時，朋友會勸她不如去看中醫改善睡眠品質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她一直沒有付諸行動，原因是有些害怕，怕治好了愛做夢的毛病，就喪失了創造另一世界的能力。其實，夢境對她而言就是另一種真實，它和現實世界唯一的分野不過在於現實是連續性的，而夢境卻夜夜翻新，如此而已。

又夢見他了，是同一種夢，只不過換了場景，這回是學校校園。她走在林道旁，他騎著腳踏車迎面而來。她知道他瞧見自己了，但他的臉上毫無表情，冷冰冰地看著前方。她的心一下子縮了起來，趕緊低頭走過，假裝沒看到。短短幾秒鐘的夢，她卻覺得似乎夢了一整夜。這樣的夢已出現多次，在許許多多不同的場景，每一次都令人難受得無法釋懷。這不是什麼具有象徵意義的夢，不需要翻書，也不用請教人，自己都可以解夢。她想如果有一天，決心再和他聯絡，會不會是因為再也受不了這樣的夢了。

也會夢見「前夫」。

「前夫」這是個她極不願意和它有任何關聯的字眼，她很想閉起眼睛，奮力否認，但令人洩氣的是，那是個不爭的事實。尤其當她以為它已離開如上輩子般久遠時，它總出現在夢中，提醒警告似的。就跟許多和前夫相關的夢類似，這回是她雖

和他離婚了，但不知為何，被許多親朋好友逼著和他再結一次婚。她心裡萬分恐懼，卻無法抵抗，一直到婚期當天，她突然驚覺到將來還得再面臨離婚的痛苦，於是鼓起勇氣大聲向他們說：我真的不要和他結婚。然後就醒來了，帶著驚懼與委屈，然後鬆了好大一口氣，好高興那只是夢。

為什麼人總會做同一種夢，好壞皆然，多麼了無新意呀！

她想起離婚協議書上模糊草率的四個字「個性不合」。真正的理由該是她已不愛他了。她甚至想不起是否曾愛過前夫，為了什麼結婚。

不過，她倒確知她愛過的。即使現在，她仍然覺得當初對那人的心意未曾因歲月流逝而稍減。她一向也知那人的身心都在天涯之外，然而還是留了個位置給他。在結婚之後，藏到自認最不起眼的角落，直到離婚後，才又放心地把他重新擺好位置。彷彿離婚所極力爭取的自主權，就是想他的自由。

所有信件都寫著查無此人，一切恍如隔世，不如掛牌：男子勿進。

四、歡迎光臨秘密花園，你們這班魔鬼巫神

有一陣子她迷上一本詩集，尤其喜歡在睡前翻閱。隨便從那一頁開始都可以，也隨時可以闔書倒頭就睡。由於畫面切割得夠破碎零散，字與字間跳躍得夠遠，三天前才剛看過的詩，今天又可以成為新的。雖然有些地方令人發笑，但卻不至太過激動，有些地方感人，卻也不至落淚，永遠不必擔心因此而睡不著。最棒的是，它可以增添夢的素材。

一開始並不知詩人的任何背景，直至閱讀附錄的訪談時，才知原來是位性情可愛的女詩人，也才知原來三商百貨裡那些抱枕上「破壞原來斷句方式」的字句出自其人之手。後來的後來，又知道了她的真名字，恍然明白多年前早已迷上她寫的歌詞了。

忍不住與那女子遙遙相視一笑。

然後她積極籌組讀書會，急欲分享她所讀所想。大部分讀友也同樣喜歡咖啡。讀書會結束後，麗和芬往往會留下來，久了似乎形成會後會。她會播放近來常聽的音樂，煮特濃的咖啡，三人沒什麼主題聊著，談著不可能實現的夢想，有時竟更勝於讀書會。麗今晚的心情似乎特別愉快，一整晚笑容沒離開過。逼問之下才供出原

來下午去了海邊，帶著一支口琴，搭那種兩側長排座椅的平快火車，到一個不知名的靠海村落。麗神采飛揚地笑說，那舒暢的感覺還一直延續著。

偉大的夢想靠訴說而得到快樂，卑微的夢想可以因著實踐而得到生活的力量。

那天晚上她就做了一個非夢的夢。她和他在等馬路，車輛來來往往實在不可能。他趁隙快了一步過馬路，走了兩步路看她還在原地，趕緊回頭拉她的手，在喇叭聲中閃閃躲躲過了馬路。

這不是夢，是真發生過的。或許就是當時安全的手掌心讓她愛上他。那時她告訴自己，要牢牢記住這甜蜜的一刻，一輩子都不能忘。然而她現在幾乎忘了有這回事；縱使是自己常常複習著情景年月。她有點害怕起來。不是和他的親密不再，而是自己那不可靠的記憶。如果這些都可以不算，生命那麼還有什麼可憑依？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可能遺忘。

她決定打電話給他。

睡前和芬通了電話。芬說，南下念研究所的這半年讓她了解到一件事，就是無論何時，永遠會把家人放在第一位。她可以理解這樣的轉變和體認，因為這就是她離婚後這幾年的生活態度，這態度也讓她的心情因有所依託而穩定。而後兩人聊及麗，在電話中為麗在照顧母親與碩士論文間疲於奔命而心疼不已。

睡時她果然夢見芬與麗了。文哥向他的劇團團長極力推薦麗擔綱新劇的女主角，但事後文哥失望地說，麗的表現不盡理想。於是她和芬去觀看他們最後一次彩排。那是一齣有著濃厚宗教氣息的舞劇，麗的表情、手勢和身段似乎經歷的多少風雨以至疲累不堪。此時才知原來並非麗表現不好，而是她多天未睡，力氣早已用盡。最後一幕是麗在舞台上緩緩倒下。

睡前的電話果然具有無比的魔力。

公元2000年的第一天，她做了一個千禧夢。大概就是因為前一晚睡前決定打電話給他，說是道新年快樂。或也受了睡前看公視世界迎千禧的轉播的影響。

她夢見和他站在一望無際的冰山上，四周一片雪白清澈，空氣裡似乎有股透明甘甜的氣味。望向遠方，有座更高的山，山頭上有塊白色的圓形巨石懸空滾動著，不一會兒忽地滾下山，朝他們的方向滾來。他拉著她敏捷地閃開，爾後又成功地閃躲從另一方向滾來的灰色巨石。雖然過程千鈞一髮，驚險萬分，但她心裡並不害

怕，只是覺得整個場景讓人驚心動魄。夢境就這麼結束了，說不出來它具有什麼象徵，只是她覺得就千禧年的開端而言，似乎是個好兆頭。

「我知道今天早上夢見你了，雖然什麼都不記得，但的確是你在和我說話。這大概也就是為什麼今早起遲了的原因吧。」

咒語如斯。她突然覺得自己是通靈女巫，能招夢，只是法力未逮，不能如人意。她想或應築壇召眾靈，感謝起所有來過的人。

那麼，開個咖啡店吧！

五、

店開在主要商業道路轉角巷內，她用了很大的玻璃窗，為了看外面的車輛，牽手過街的人們。

剛送走出差順道來訪的大學同學，她還沈浸在剛才的對話。常常聊完覺得言不及義，卻又知道生活中不能少掉這些。她看著外頭來往車輛，最後視線停留在路邊一輛酒紅色富豪。她看見一陌生男子從車上開門而出，左右張望等來往車輛，她看著他空空的手掌插入口袋，然後穿過馬路而來。他推開店門，鈴鐺作響，掃了店面一眼，朝她走來，穿過她，邊拉開後面桌的椅子，邊對等人的女子道歉。這場景一週總會上演幾回。她悄悄起身去換音樂，用音樂告訴他們生命多美，愛情多痛。那桌卻傳出爭吵聲，女子甩掉男子的手，跌翻了桌上杯水歐蕾，女子抓了皮包離去，留下男子，如電視劇集一樣。她近身男子去收拾殘局，和男子的眼神相遇，裡面有不少難堪。她思索著如何才是適當而真誠的話語，男子卻開口了：「老闆，怎麼是這種音樂？」

店在中秋左右開張，她最喜歡的季節。過了兩個熱鬧好賺的西洋情人節，在第三個來臨前，她退了股，還清父親的錢，知道了開店和治好做夢的毛病一點關係也沒有。